

求索：有助中文推廣的粵拼

胡百華
香港嶺南學院

一、粵語西拼法的現況和重要性

筆者四年前來香港執教，立刻為本地人名和地名拼寫法的衆多樣式所吸引。於是開始看了一些討論粵語西拼法的文獻，並把香港地圖冊上根源於粵字西拼的全部地名和街名，作了一個通盤的比較，發覺粵字西拼雖然似乎有路可尋，但方法多端，如果不是對某些中西地名和街名已有瞭解，一般是無法從中名找出西名，也無法從西名找出中名。粵語西拼法的情況十分混亂，最通常的情形是，一個字有多種拼法(如：「新」為 san 或 sun)，或一種拼法代表顯然不同的幾種讀音(如：sun 可為「孫」、「新」、「信」等字的讀音)。這種現象當然是因為沒有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粵拼系統，故長期以來採用了多種辦法迥異的拼式。

在香港，粵語西拼法對於中文使用和中文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但需要某種粵語西拼法來注釋漢字，而且有必要用拉丁/羅馬化的形式表達專有名詞；更為重要的是，在進行粵語或普通話教學時，也需要能簡便而合理地轉寫粵語詞句、並與「漢語拼音」相輔相成的粵音拼寫形式。

二、用於粵普對照標音的各式粵拼

香港出版的辭書和語言教材，在漢字的注音方面，有相當數量同時標有普通話和粵語兩種發音。普通話的發音，幾乎都是用漢語拼音；但在標注粵語發音時，方式卻不一而足。從最近出版，或是一向在書肆發售的書籍來看，約略有下列多種：

- (a) 漢語拼音與嚴式 IPA (國際音標) 並用(如：《廣州話普通話對照 400 句》，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1 年)。
- (b) 漢語拼音與修訂式 IPA 並用(如：《中華新字典》，香港：中華書局，1990 年)。¹
- (c) 漢語拼音與廣州話拼音方案並用(如：《中文新詞典》，香港：朗文出版公司，1993 年)。

1 《中國語文通訊》1992 年 3 月號刊出該刊所用音標簡介，合於本條列出的兩種。

- (d) 漢語拼音與語文教育學院粵音體系並用(如：《中文詞典》，香港：明天出版社，1992年)。
- (e) 漢語拼音與劉錫祥式並用(如：《國音粵音索音字匯》，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f) 漢語拼音與修訂劉錫祥式並用(如：《執筆忘字的救星》，香港：新意式出版社，1995年)。

為了使粵語注音的方式易於獲得共識，我們想著重分析三點，那就是從語音描寫，從音位體系的表達(也可說是字符用法的關聯性)，以及字符用法的可接受性，來判定一個注音體系是否成功。從語音描寫而言，IPA 是最為成功的，嚴式 IPA 又比修訂式 IPA 更能精確地注出不同的粵音(如：粵語和普通話注音所用的 b/d/g，實際上是表達 p/t/k)；從音位體系的表達來看，上面所提各粵音系統都同樣合格，雖然有些是跟語音描寫不盡符合的辦法；說到底，第三點最為重要，因為在香港的粵語使用人，對粵語拼式都有一些先入為主的看法，所以不能不談字符用法的可接受性，來評斷一個個系統的「品質」。

本文不擬推介 IPA，理由如下：第一，IPA 所用符號太多，而且大都超出電腦鍵盤字母的範圍(即 ASCII 字符原則)，使用非常不便；第二，從理論而言，用 IPA 符號似乎最為科學；但從可能效果來說，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漢語拼音，IPA 用法既然與漢語拼音差距最大，作為對照注音的工具很難叫人接受(因此我們想不到暨南大學同仁所編的《廣州話普通話對照 400 句》會採用嚴式 IPA)。對於「廣州話拼音方案」的努力，我們是佩服的，但他們當年可能沒有顧及香港的成規和習慣，以致所編的方案不符合許多粵語人士的語感，這是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的；還有，他們使用了超出鍵盤字母的符號，也是我們今天不能接受「廣州話拼音方案」的一大理由。

現在我們要介紹《粵語拼音方案》(1993)，以便繼續分析和討論粵語拼寫法的各種問題。

三、介紹《粵語拼音方案》(1993) 及其成就

香港語言學學會(LSHK)在1993年12月的理事會中，通過了他們深思熟慮、並實際共同研究和探討一年多的「粵語拼音方案」(詳見該會的 Newsletter, pp. 37-39)。新方案的要點如下：

1. 聲母(19個)：

b(巴) p(怕) m(媽) f(花) d(打) t(他) n(那) l(啦)
 g(家) k(卡) ng(牙)* h(蝦) gw(瓜) kw(誇) w(蛙)
 z(渣) c(叉) s(沙) j(也)

(* 零聲母不用字母作標記，如「呀」只拼作 aa。)

2. 韻母(60個):

i(詩) ip(攝) it(洩) ik(識) im(閃) in(先) ing(星) iu(消)
 yu(書) yut(雪) yun(孫)
 u(夫) ̄up ut(闊) uk(叔) um un(寬) ung(鬆) ui(灰)
 e(些) ep et ek(石) em en eng(鄭) ei(四) eu
 eot(摔) eon(詢) eoi(需)
 oe(鋸) oek(削) oeng(商)
 o(疏) ot(喝) ok(索) on(看) ong(桑) oi(開) ou(蘇)
 ap(濕) at(失) ak(塞) am(心) an(新) ang(笙) ai(西) au(收)
 aa(沙) aap(圾) aat(刹) aak(客) aam(三) aan(山) aang(坑)
 aai(徙) aaui(梢)
 m(唔) ng(吳)

3. 字調(6個):

調號: 1(夫/福) 2(虎) 3(副/霍) 4(扶) 5(婦) 6(父/服)
 fu/fuk1 fu2 fu/fok3 fu4 fu5 fu/fuk6

一般粵語拼音系統都採用 19 個聲母, 53 個韻母, 6 個或 9 個字調; 新方案採用 19 個聲母, 列舉 60 個韻母(在一般 53 個韻母之外加上 7 個沒有漢字代表的常現韻母), 歸併字調為 6 個。表面看來, 並無顯著的新意, 但卻提出了迄今為止最令人滿意的粵語拼音方案。這是因為 LSHK 方案具有以下三大特點:(一)遵從音系分析原理, 以語言實際為依歸, 不把粵語語音系統限於注釋通用漢字的窠臼, 故而方案包含了無漢字等同的音節, 和較常見的語音變異(比較: 方案多出 7 個韻母); (二)緊跟 IPA 及語音學使用的符號慣例, 堅持一音一符, 從而具有「嚴式」注音的若干特點和長處; (三)字符限於常見的拉丁字母及阿拉伯數字, 這樣不僅便利日常書寫打印和認讀, 而且能充分利用現代文字及信息處理的設備, 使方案易為一般社會大眾接受。

關於第三個特點, 不止一個拼音系統已經這麼設計, 而且都尚能令人滿意(例如上節所列劉錫祥式及香港語文教育學院體系)。希望具有第一個特點, 才是香港語言學學會草擬新方案的最主要的動機。下面我們舉一個實例加以說明。

粵語的 oe 音位(IPA 把 oe 合寫), 有的系統用 oe (分開), 另有系統用 eu 或 eo 代表。LSHK 方案採用 oe 和 eo, 並分別規定其用法,² 這樣就能騰出 oen 及 eu, 恰當地分別代表在粵語中被人忽視的韻母(無固定漢字代表)。在標準粵音之外尚有其

2 這兩個同音位劉式分別以 eu 和 u 來代表, 但 u 又用來表達「烏」, 同時選用 oo 表達「烏」。這些處理似乎可以說明劉式的若干「不必要的複雜」。

他常見的韻母，一個注音系統是否有辦法記錄這些粵音，也是極為重要的。在這方面，港語會所設計的粵語拼音，是遵守 ASCII 字符原則而又能兼顧記音要求的唯一系統。

四、粵拼如何向實際和漢拼靠攏

本文在第二節列舉出三種不同的粵音拼寫方法，在第三節我們更列出我們最為信服的《粵語拼音方案》(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耶魯[Yale]式，用於 Matthews 和 Yip 近著)。必須指明的是，所有辦法都與漢語拼音的用法不盡一致(漢語拼音辦法已自然而然成爲我們擬訂粵語系統的基準，我們沒有其他辦法)，有些甚至是衝突的。我們知道，普通話和粵語儘管語音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有些音節的拼法是能夠一致的(如：ze 在普通話和粵語裏的讀法基本相同，但在粵音各系統中卻分別用：dze、zé、je 等拼式)。作爲獨立的系統看，各粵音拼法都各有特長，但在漢語拼音與粵音並列時，期望一般使用人能一下子把不同的拼法讀成一樣，似乎不是易事。另外一個困難是，有些粵音拼法往往跟漢語拼音一樣(如：chi、si 等)，卻又要求大家能分辨，讀出不同的語音，也不免會增加許多無謂的困擾。

我們極爲推崇「粵語拼音方案」(1993)，認爲它最爲理想，最基本的理由是它所用字符有一致性，而且對粵音描寫比較細緻。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尋求一個對中文教育有助益的粵語方案，就該以「粵拼」爲出發點，把我們的目標提出來，再計議粵拼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我們的要求；如果不能，我們應如何才能找到我們需要的方案。

簡單地說，我們的目標是擬訂出香港人能用來拼寫人地名，而且能和漢語拼音契合的一種粵語拼音辦法，這就是要求新辦法在符號使用上與香港成規和漢語拼音有相當的一致性(因爲粵音對語音分辨有不同的要求，轉而有需要漢語拼音作些調整，見後)。如果能做到這些，本港人士會樂於使用，使用人還能從標音的本身分辨出某字詞的粵、普兩種語音的相同或相異。下面就是根據這些目標提出的看法。

一、把粵拼 j- 改爲 y- (如，「爺」、「冶」拼作 ye)。這個音符在各種拼法系統中，大約有一半用 j-，另一半用 y-。³ 用前者是由於 IPA 那麼用，用後者是因爲英文那麼用；現在漢語拼音採用 y-，粵語拼法就恐怕只好用 y- 了。把字符 /j/ 騰出來，就能使粵拼與漢語拼音更爲契合。

二、把 -oe/-oek/-oeng 分別列爲 -oe/-eo, -oek/-eok, -oeng/-eong。粵拼在語音描寫上的優點之一，是把 /eo/ 和 /oe/ 列爲對立，前者表達短音，後者表達長音。但因爲香港已經習慣於粵語字詞的西寫法，例如我們在拼寫「梁/香」等字音

3 例如吳智勳(1976)列舉了21個羅馬方案，其中8個方案用j，11個方案用y和i。

時已經習慣用 /*(L/H)jeung/* 或 /*(L/H)eong/* 這些拼法，不管 /*-oeng/* 的拼法如何可圈可點，我們不易接受(參看《執筆忘字的救星》，頁 v)。我們在這裏只是把 /*eo/* 作為另式拼法，讓使用者有個選擇。事實上，*eo* 的用法見於 Barnett-Chao 系統，並在香港等地習用有年(詳見吳智勳，1976)。

三、以無記號表示第一聲。粵拼採用 1-6 六個數字附在各音節之後標示第一至第六聲各聲調；我們覺得，既然第二至第六聲都已標示，音節之後無數字就可以算為第一聲。這個辦法可以節省空間，而且能免掉數字“1”誤認為字母“l”。

把粵拼作為單獨的系統來使用，我們的建議已盡於此。但想到有些典籍常常把漢字的普、粵音並列，其中有許多普、粵拼法相同的字，其讀法有相當區別，或是拼法不同而語音相當接近，我們覺得有必要提出下列一些補充建議。

四、*z/c/s* 在 /*yu(-)/* 之前改拼作 *j/q/x* (同時略去 *y*)。這樣，我們就能(例如)把 *cyun* (粵音「全」)改寫為 *qun*，跟該字的普通話讀音 *quan* 相對照，才能顯出粵、普之間語音相異的模式；⁴ 連帶還把字符用法變得跟漢語拼音一樣靈活。

五、把粵拼字母 *z/c/s* 之後的 *-i*，改拼為 *-yi*。這樣，我們就能把粵拼的 *zi/ci/si* 改為 *zyi/cyi/syi*，表示出粵語這幾個音節的發音，與漢語拼音的 *zi/ci/si* 有所不同，也跟 *ji/qi/xi* 有所不同。這是重要的。筆者過去無保留地贊成廣州話拼音使用 *j-/q-/x-* 的辦法，現在覺得不甚妥當。例如，普通話的 *zi/ci/si* 和 *ji/qi/xi* 是兩組音，粵音跟它們對應的那組音(現在擬用 *zyi/cyi/syi* 表示)，根本並不一樣(採用普通話的任何一組都會讓人誤讀)。在漢語拼音中，/*-i/* 能表示舌面音或舌尖音，但 /*yi/* 只能表示舌面音。

因為粵語的韻母數量超過普通話，在結構上也比較複雜，在使用若干母音字母的時候(特別是 *o/u*)，必須要作出區別。儘管標注粵音有時 *o/u* 也能互用，凡是含有粵、普語音對照的字書，最好能把普通話的 /*-ong/* 和 /*(-)ao/* 改為另式 /*-ung/*，/*(-)au/*，這樣在對比時會更有意義(如，「龍」都拼作 *lung*，「妙」分別注為 *miu/miau*)。

總的說來，筆者建議的最主要之點是第一項，第二、三兩項只是列為又式，第四、五兩項只是在必須同時注出普、粵音時才採用。在這裏提出這些說明，一方面是表示我們對香港語言學學會所創「粵語拼音方案」的敬佩，一方面是提出在特定情況下粵拼和漢拼都要作些調整。

五、小結

本文的撰寫，是繼續一年半前的推介《粵語拼音方案(1993)》一文(見《語文建設

4 這是由於我們已習慣見到 *bin/din* 和 *bian/dian* 等相對照。

通訊》第 43 期)，當時一同討論粵拼的還有廣州的麥耘先生和粵拼設計的召集人張羣顯先生。筆者參與討論粵拼，是因為茲事體大，又因為居住在香港，平日面對粵語的字書和教材多了，不免對粵語拼式有些意見。近因是第二節所列辭書之一《執筆忘字的救星》的出版，該書的編輯和印製都有獨到之處。主編胡百熙先生在選取粵語拼式時提出了他的顧慮，是以他採用劉錫祥式。本文的題目是求索一個有助於中文教育的粵語拼式，我們是從讚賞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拼為出發點，討論的結果卻像是提出了另一套粵音拼式（但沒有專利，歡迎採用）。記得筆者在三十年前初次見到漢語拼音方案時的激動和滿足；去年初筆者讀到香港朋友所設計的粵語拼音方案時，雖然也是同樣激動，但不能令我同樣滿足，因為筆者已有成見，所想到的是粵拼應該如何盡可能和漢拼相對應（當然，粵拼也已經想到漢拼，否則不會採用 z/c/s）。個人覺得，粵拼必須盡可能做到跟漢拼相對應，才能對中文推廣和中文發展作出最大的幫助。

參考資料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1992 年修訂本），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編。

Matthews S., & Yip, V. (1994). *Cantonese –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吳智勳 (1976)，《略談粵音讀法常識》，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系年刊》，第十期，頁 1-24。

《粵語拼音方案》(1993) 原文及《粵語拼音方案的緣起、設計原則、特點和功用》，香港語言學學會 Newsletter, pp. 32-39, No. 15, Dec. 1993。

張勵妍 (1983)，《廣州話有音無字音節總計》，《語文雜誌》，第 10 期，頁 28-31。

張羣顯 (1990)，《粵語拼音的功能與要求》，載李學銘、何國祥編《語文運用、語文教學與課程》。